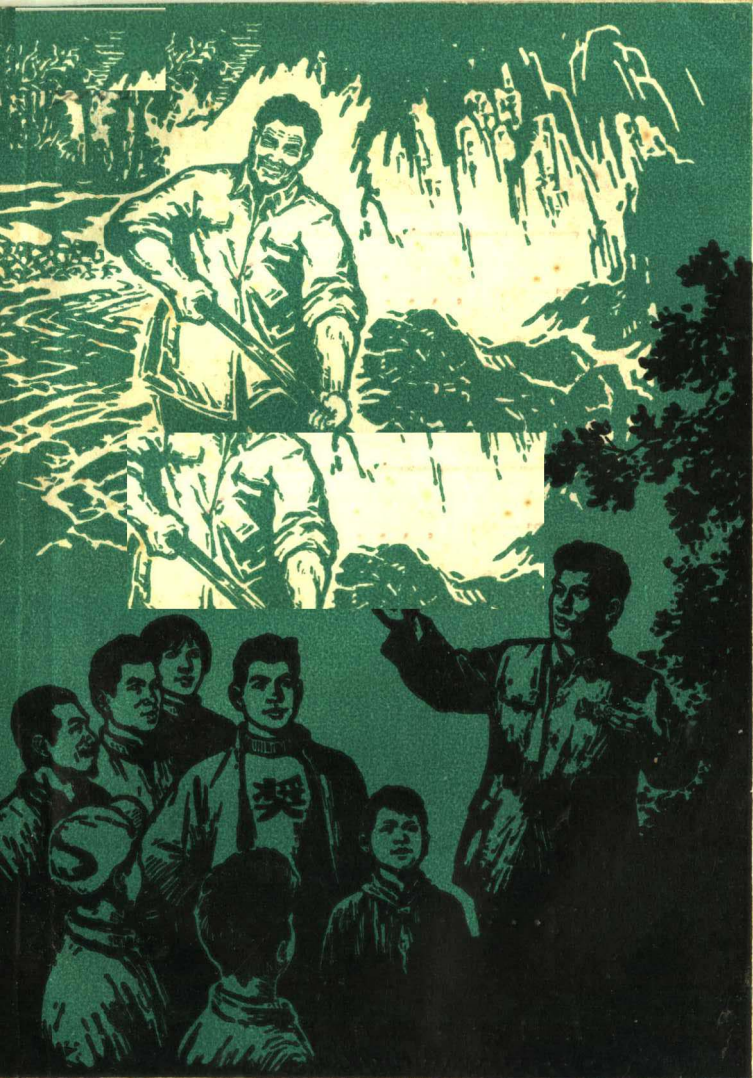




故事会

3

故事会

· 第5輯 ·

箭杆河边

梁生宝买稻种

說嘴媒人

小
故
事

“神仙槽”

三十块钱

一张电影票

赵巫婆出丑

沈鴻鑫改編

何荣貞編述

张道余創作

张陶普編写

韦 文編写

韦 文編写

文 兵改編

(每册定价0.14元)

· 第6輯 ·

穷棒子办社

种子迷

一只鸡

老队长迎亲

小
故
事

一块钱

婆媳捉特务

鞋的故事

唐耿良編述

范奕中、张道余創作

蒋桂福創作

宋順康創作

韦 文編写

余晋奎編述

胡 怀改編

(每册定价0.13元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請向当地新华书店购买

故事会

· 第三輯 ·

編輯兼出版者 上海文化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78号

印刷者 大东集成联合印刷厂

发行者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1964年4月新1版

1965年1月第3次印刷 印数190,001—250,000册

(原上海文艺印190,000册)

統一書号：10077·966 定价：(四)0.14元 开本：730×1035毫米 1/32 印張：29/16 字數：45,000

故

事

会

第 一
三 九六四年一月
輯

將軍当农民 王 华口述 1
席 文整理

附記 王 华 23

“忠心墙”的故事 区成亮改編 25

附記 区成亮 35

卖牛 朝 阳改編 36

附記 朝 阳 53

小林捉賊 黎金泉改編 55

附記 黎金泉 67

我怎样改編《血泪斑斑的罪証》 . 唐耿良口述 69
肖大元整理

編后記 80

封面图 顾炳鑫 端木勇 美术設計 周 峯





將軍当农民

王 华 口述 席 文 整理

今天讲一个《將軍当农民》的故事。

將軍当农民？从来没有听说过。在旧社会，当上一个將軍，真是耀武扬威，不可一世，騎在人民头上，啥个坏事都做尽了；就是回轉家乡，也是买田造屋，做他的土皇帝，哪里会当农民！但是旧社会沒有的事，新社会有；旧社会的將軍杀人放火，新社会的將軍却回乡当农民，为发展农业生产出力。这究竟是怎样一件事呢？这位当农民的將軍是啥人呢？让我慢慢說来。

一、遇 险

一九五一年冬天，在我国西北新疆的一条公路上，有一辆軍用小汽車开得飞快。車上有三个人，一个是汽車司机；一个是全副武装的警卫員；还有一个是人民解放軍

的將軍。將軍中等身材，黑蒼蒼的皮膚，額角頭上皺紋很深，兩鬢有一絲絲白頭髮，看上去有五十來歲，是一位久經疆場的老幹部。這位將軍是啥人？新疆軍區后勤部部長，人民解放軍的少將甘祖昌同志。

現在已經是夜里八點鐘了。為啥甘祖昌將軍這麼晚還要乘車出去呢？有緊急任務。當時新疆剛剛解放，糧食不足，物資缺少，物價還沒有穩定下來。暗藏的特務分子和不法資本家就趁機搗亂。為了保障人民生活的需要和部队的供給，新疆軍區黨委特地派甘祖昌將軍到供銷部門去安排工作，在經濟戰線上開展對敵鬥爭。今天出發的時候，同志們勸他：“甘部長，天太黑了，這幾天外面經常有特務打冷槍，還是明天一早去吧！”甘祖昌將軍笑了笑說：“怕什麼？干革命嘛，怎麼免得了危險！完成任務要緊。”說完踏上汽車就走了。

夜里公路上人少車也少，汽車的速度越開越快，車子外面一片漆黑，風“嗖嗖”地响。突然“砰”的一聲槍响，接着又是“砰、砰”几响，司機老經驗，曉得是暗藏特務在打冷槍，立刻“啪嗒”把車灯關閉，開足馬力朝前猛沖。

汽車沖到一個地方，司機眯起眼睛一看，發現前面有座大木橋，就捏緊方向盤上坡過橋。汽車剛剛開到橋頂，忽然“轰隆”一响，汽車從橋頂摔到了河溝里。汽車怎麼會在橋上出毛病的呢？原來是万惡的特務分子曉得甘祖昌將軍要從這裡經過，就事先把橋板拆掉了几塊，下這個

毒手。

汽車开得实在快，在桥頂有缺口的地方突然一撞，再从桥上攆下来，震动特別厉害，三个人都受了重伤。甘祖昌將軍不但头部受到重伤，而且半只面孔从嘴唇到上顎骨竟撞裂成三块，人完全昏迷过去了。经过軍区医院紧急搶救，他才慢慢地恢复知觉，醒了过来。

甘祖昌將軍有个脾气，一天到晚做工作倒蛮好，如果一天不做就渾身不舒服，比生病还难过。这次受了伤住在医院里，开头几天还好，等到伤势有些好轉，就再也不肯住下去了：“医生同志，让我出院吧。”啥？这么重的伤一般病人至少要住半年，他住院还不到一个月就要出院？不行：“甘部长，你的伤很重，一定要耐心住院，不然伤势会恶化的。”医生无论如何不答应。甘祖昌將軍没有办法，只好留下来。但是他放心不下后勤部的工作，先是打电话問問情况，后来就直接找同志們到病房里来研究工作。这样，一会儿这个同志来，一会儿那个同志来；一会儿談話，一会儿开会，一間蛮安静的病房簡直熱鬧得象部长办公室。医生一再提意见，但是只要部里一天沒有人来談工作，他就象失掉了啥重要东西，煩躁不安，悶悶不乐。医生看到这种情形，晓得甘祖昌將軍实在太热爱革命工作，不让他出去反而对身体不利，只得同意他出院。不过，医生横关照竖关照，关照他頂多只能半天工作，而且不能过分用脑，有一点不舒服要馬上回医院检查。

甘祖昌將軍回到后勤部，脑子里只想到工作，把自己的毛病同医生的关照，忘記得一干二淨。有一天，他正在专心批文件，突然文件上的字一个个飞了起来。他晓得不对，要想站起来休息一下，哪里晓得人还没有立好，“嘭”一声就倒在桌子上，昏了过去。“甘部长，甘部长！”秘书连忙过来扶他，过了好一会，他才慢慢苏醒过来。“嗯，好了，没有什么。敌人要我死，我就是不死！”但是不久，他由于用脑过度，得了严重的脑震盪后遺症，实在不能工作。党組織又第二次送他进医院长期休养。

二、往 事

甘祖昌將軍听說又要长期休养，实在不愿意。他想，我一九二六年参加了革命，第二年才二十一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；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过不少次对敌斗争，受过好几次伤，有些伤还蛮重，我也沒有休养过。

提起甘祖昌將軍受的重伤，这的确不是第一次，而是第三次了。第一次也是头部受伤，那还是在土地革命时期。那个时候，甘祖昌將軍还是个毛头小伙子，年紀輕，血气盛。他在湖南省七里狼山一带，领导群众打土豪，分田地。

一天，他帶了一批小伙子去斗争一家大地主。这个地主还是一个恶霸，平时敲榨勒索，无恶不作。一副相貌瘦得象只猴子，又常抽鴉片烟，活象一个剥掉皮的猴子；

所以农民都叫他“剥皮猴”。今天，“剥皮猴”听说有穷人要来分他的田，烧他的地契，恨啊！咬牙切齿地骂个不停：“甘祖昌这一伙穷鬼简直要造反，竟敢到太岁头上来动土，哼！”他拿狗眼烏珠骨碌一转：“好！要我田，命来换！”拿起一把雪白刷亮的斧头，躲在大門背后。他看得清外面，外面却看不见他。

甘祖昌一馬当先，第一个闖进門，手里拿了一根梭鏢。“剥皮猴”看见甘祖昌进門：“好，我找的正是你！”牙齿咬咬紧，一个箭步从大門背后跳出来，举起斧头用足力气朝甘祖昌脑門上猛斫下去。“明枪好躲，暗箭难防”，刀光一闪，斧头已經落到甘祖昌的头上。甘祖昌听见背后一股风“唰”的下来，头一偏，右边脑門已經吃着一斧头，鮮血直冒。“剥皮猴”实在得意，这样一斧头下去沒有二话，甘祖昌准定要死，真是“蛇无头不行，烏无翅不飞”，只要杀死这个带头人，穷鬼就不敢再进我的門。不料甘祖昌身体摇了几搖，牙齿一咬，身体一挺，双手用足力气举起梭鏢，朝准“剥皮猴”的胸口“嗨”地刺过去。“剥皮猴”做梦也沒有想到，要想招架，梭鏢已經不客气，“波——”一枪从前胸直捅后背，“噗嗤”一声，人倒了下去。“剥皮猴”作恶一世，总算得到了应有的下场。甘祖昌自己因为脑門有伤，加上用力过度，只觉得一陣头昏，眼面前金星乱飞，跟着也跌在地上。旁边几个小伙子馬上七手八脚，拆門板的拆門板，包扎的包扎，赶紧把他扛了回去。革命初期药

品比較困難，大家只好替他敷了一点草藥，叫他躺着養傷。他養了十来天，實在閑不住，又爬起來搞土地革命去了。

第二次重傷是在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時候。有一次，戰鬥十分激烈，突然敵人的一顆流彈打進了他原來受過傷的腦門地方，血淌得滿頭滿臉。最傷腦筋的是這粒子彈里外各半，一大半在傷口里面，一小半在外邊，看得見，拿不出。戰鬥還在激烈地進行，醫生還來不及趕上來，要是別的人替他把手彈取出來，一個不小心會有生命危險，戰友們个个急得搓手跺腳，爭着要背他下火綫。甘祖昌笑了笑說：“沒有什麼，同志們殺敵要緊，快沖上去！”說完他身體立一立直，一只手叉住腰，一只手在頭上摸呀摸的，突然他牙齒一咬，頭一偏，手指用勁捏住子彈頭一拔，“嗨”的一聲把手彈帶血拔了出來，又把子彈朝敵人的方向丟得老遠。這個時候，他渾身疼得直抖，臉上却在笑：“哈哈，一粒花生米，小意思。”順手撕了塊布朝頭上一包，馬上又舉起槍：“同志們，沖啊！”一口氣沖了上去。啥？子彈當作花生米！這才是真正為革命絲毫不顧自己的英雄氣概。大家聽到甘祖昌的一聲“沖啊！”也都一鼓作氣，跟着沖了上去。

第三次重傷就是這次汽車出事。前兩次他都堅持戰鬥，堅持工作，這一次要他長期休養，不工作，這怎么行！他想：我只要心還在跳，就要繼續為黨工作。偉大的社

会主义建設多么需要我們党员啊！所以再一次向领导提出繼續工作的請求。

党为了照顾將軍的身体，沒有批准他的請求，并且决定在烏魯木齐郊区盖一座房子，让他长期休养。

三、回 乡

一九五七年中央农垦部长王震將軍来新疆視察工作。王震將軍是一九四一年开垦南泥灣荒地聞名全国的三五九旅旅长，也是甘祖昌將軍的老上級。甘祖昌將軍想：好呀！这下有办法了，老上級一定会帮我的忙。两个老战友见面格外亲热，从生活談到工作，最后当然又談到他向組織提出的申請。王震將軍晓得老战友的脾气，对他笑了笑說：“老甘呀！既来之則安之，党叫你休养还是休养。不是已經在准备盖房子了嗎？你就住下来好好养病。”“党这样关怀我，我很慚愧，比起那些为党牺牲的同志来，我做的工作实在很少。請你轉告組織，不要为我盖房子了，盖了我也不去。”“那么你到上海找間房子休养去。”“不去。”“那么到杭州去休养，也好就近参加些輕微农业劳动，比方种种水果树，这样对你的病有好处。”甘祖昌將軍听說“劳动”，这倒是一个办法：“不过杭州我不去，要回家乡。”“好啊，那你到江西南昌去！”“不去。”“吉安！”“也不去。”啥道理？这也不去，那也不去，究竟要到哪里去？甘祖昌將軍說：“我要回蓮花县老家去参加农业生产。”

“啥?”“請組織上批准我回乡参加农业生产，为革命再多贡献一些力量。”王震將軍想，这个老战友要为革命多贡献一分力量的决心实在大，可惜身体不好，最后还是劝他：“老甘，不行啊！你年紀这么大了，身体又不好，我們不放心。”“請組織放心，让我去試試，假如不行的話，我再回吉安，再回南昌。”

最后，組織上同意了他的要求。甘祖昌將軍高兴啊！几个月来积压在心里的煩悶全都风吹云散了，一心等爱人回来把好消息告訴她。將軍的爱人龔全珍同志是中学教員，教好課回来还没有坐定，甘祖昌將軍就說了：“全珍，領導上已經批准我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了，快准备一下，过两天就走。”“全去?”“当然全去！”龔全珍同志一点思想准备也沒有，被这突然的消息怔住了：“我是中学教員，总不能放下学生不管就走，再說到了县里总不能把我留下，不管你的身体；如果留在村子上，单照顾你，我不做工作，又怎么行呢?……”甘祖昌將軍晓得她也在为工作着想，就說：“全珍，一个革命者任何地方都可以工作，回乡以后不能教中学，可以办个扫盲班，帮助乡亲们提高文化，同样是革命嘛！”

于是甘祖昌將軍一家，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三日来到了离开三十多年的故乡——江西省蓮花县沿背村。

从新疆到江西山区沿背村，路程蛮远，要乘火車再乘汽車，还要步行。乘过火車的人都晓得，硬席坐車只好坐

不好睡，短途还好，远了，有病的人实在吃不消。可是甘祖昌將軍全家乘的都是硬席坐車。太節約嗎？还是鈔票不够？不是。按照規定，甘祖昌將軍不但可以坐臥車，而且还可以坐軟席臥車，車費不必自己出，可以報銷。但是將軍处处考慮到替國家節約，所以軟席臥鋪不要，硬席臥鋪也不要，獨獨買了硬席坐車，情願自己辛苦點。

甘祖昌將軍一踏進故鄉沿背村，心里特別激動。家鄉山还是原来的山，水还是原来的水，可是田地却變了樣子，再不是豆腐干一樣東一塊西一搭，而是一大塊一大塊的，平平整整，還有一幢幢新房子，一條條大公路。原先還當作要步行幾十里才能到家，現在已經可以乘車直達村子口。看到家鄉變了樣，心里還有不甜滋滋的。

甘祖昌將軍回鄉的消息，幾分鐘就傳遍了全村，“登登登”老伯伯來了，“登登登”老奶奶來了；還有小叔子，大孀子；老阿哥，大嫂子；小弟弟，小妹妹；……差不多全村的人都來了，黑喳喳的一片。老一輩認識將軍的都叫他祖昌哥，祖昌弟；年輕的一輩不認得，就跟着大人叫祖昌叔，祖昌伯。弄得甘祖昌將軍不曉得回答啥人好。

將軍回鄉，鄉親們都主動借房子給他，他不要。有人說：“祖昌叔，你一家十二口人，就蓋一所新房子吧！”嗨！這就更加不要了。那麼住在啥地方？他獨獨揀中弟弟屋子邊上一間小土磚房，還笑笑說：“這間房子蠻好，擠一點有啥關係，現在有鈔票要用在生產上，生產發展了，生活

水平才会提高，到那个时候，大家都有条件造新房子，我也造一間。”

他那一次受伤，上顎骨碎成了三块，吃飯很不方便，稍微嚼得重一点，上顎骨就要“沙沙”地响，痛得厉害，医生关照他只能吃些牛奶和細軟的东西。但是，他一到乡下，看见乡亲们吃的是糙米，他也坚持吃糙米，嚼一口痛一口，痛一口咽一口。將軍的弟媳妇叫陈水娇，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偷偷地替他舂了些白米，准备另外烧些白米軟飯給他吃，但是將軍坚决反对。水娇說：“哎呀！啥人不晓得你牙齿有病，决不会有意见。”你晓得將軍說啥？將軍說：“別人沒有意见，我有意见嘛！大家吃糙米我吃白米，这就是特殊化！”將軍照常吃糙米，一面痛一面吃。

那么，將軍回乡做点啥？有些人自作聪明瞎猜：“象这样一位紅軍老干部，回来不是当县长就是当县委书记。”“世界上哪有放着官不做的！”也有几位上了年紀的人說：“祖昌老弟不简单，在外头走南闖北，开过眼界，见过世面，吃过苦头，立过功劳。现在年紀老啦，一定是告老还乡。这个叫叶落归根，懂嗎？”有个小青年听听看看都不象，回来工作，不象；享福，更不象。到底回乡做啥呢？心里憋不住，就跑到甘祖昌將軍門前問了：“祖昌叔，你回家准备做啥？”將軍笑咪咪地說：“跟你一样，种田！”

农民有个特点，“耳听为虛，眼见是实”，將軍做农民？吃不准，还是看看事实再讲。

四、拾 糞

第二天一早，沿背村供銷合作社開門了。店號雖小，吃、穿、用倒樣樣有，真是“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”。營業員小劉蠻會做生意，看見甘祖昌將軍走了進來，連忙迎上去：“祖昌叔，想買點東西？”“對。”小劉想，將軍是從大城市來的，見多識廣，我當營業員的也一定要當得象樣點。所以主動介紹：“祖昌叔，這是四一四鐘牌毛巾，顏色有紅、藍、綠三種；牙膏有玉葉、固齒靈；香煙有飛馬、大前門；套鞋有雙錢、回力老牌；……”小劉說到這裡，感到有點奇怪。為啥？因為將軍根本不在聽他說的，連看也不看，只是盯牢牆腳邊兩只糞筐：“這只糞筐啥價錢？”“這個……你問它做啥？”甘祖昌將軍也給他問得奇怪起來了，營業員會不曉得店里貨色派啥用場？“買糞筐當然是拾糞羅！”小劉倒被將軍回答得不好意思了，連忙說：“噯，有有有……”連忙拿出一只。“不，我要五只。”“祖昌叔，你一個人要買五只？”“不是我一個人用。”甘祖昌將軍買好糞筐又買了兩雙草鞋，才大步大步地走回去。

小劉眼看將軍走遠，只覺得眼睛有些模模糊糊，揩一揩，濕搭搭。他想自己初中畢業做個營業員，總認為大材小用，蹲在农村一世沒出息，祖昌叔是位將軍，現在竟然回來當農民。這樣看來，自己還有啥值得計較呢？小劉越想越難為情，眼淚就出來了。

第三天一早，天还只有蒙蒙亮。村里的李家老伯伯平时起得最早，今天他刚刚爬上后山坡，抬头一看，山岗上迷迷糊糊出现了五个人影子。他揉了揉眼睛走上去仔细一看，第一个就是甘祖昌將軍，一身染黑的旧軍装，补丁加补丁，腰纏一根白粗布带，斜插一根旱烟袋，褲子也是补了再补，褲脚管卷得老高，一双赤脚草鞋，背着糞筐在前面走。他的四个孩子，一样赤脚背糞筐跟在后面拾糞。李家老伯伯看到他們这样一早就劳动，“格登登登”跑回村子，挨家挨戶敲門，嘴里还大声喊：“大家快起来！甘部长拾糞去了，甘部长拾糞去了！”村里人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老一輩人对小伙子說：“你們这班小孩子晓得啥？人家是老种田，叫做种田人出身不忘本，糞是庄稼糧，沒糞长不长。”

太阳刚一露头，甘祖昌將軍的糞筐已經拾滿了，回头看看几个孩子，也多多少少拾了一些。六岁的平荣拾到一块大牛糞，高兴得直跳：“爸爸，爸爸，我捡到一块大的。”甘祖昌將軍坐了下来，抽了一袋烟，对孩子說：“干得好。我們新中国的人就应该这样，千万不能光吃飯不劳动。过去地主不劳动，人民已經把他們打倒了。以后誰想当寄生虫，人民也要打倒他。”平荣一听有些急了，連忙問：“爸爸，仁荣是寄生虫嗎？”仁荣啥人？是甘祖昌將軍的小儿子。將軍一听哈哈大笑說：“不。他还不会走路，不算寄生虫。好啦！你們今天干得不差，以后每人都訂

出指标，每天清早分头出发，一定要完成它。”將軍的孩子在他的教导下，个个热爱劳动，大的除了讀書以外，拾粪、割草、放牛样样都做；小的不讀書也帮助媽媽在家里打扫打扫。真是父是英雄儿好汉。

这年冬天天气比較冷，甘祖昌將軍还是和往常一样，天刚亮就起来拾粪，翻过一山又一山，不晓得啥原因，粪特別少，一直到中午，竹粪筐还拾不满。本来應該回家了，但是他决心要完成这个任务。这个时候，“呼——”风刮起来了，“滴滴嗒嗒”又落下了小雨，虽然筋疲力尽，可他仍旧坚持着在山里拾粪。一个多钟头以后，总算拾满了一筐，这才慢慢地朝家里走。突然間眼前大山飞舞，树木摇晃，眼睛一陣发黑。他晓得不对，急忙放下粪筐，还没有来得及坐定，“嘭”的一下就昏倒在地上。

雨越下越大，冰冰冷的雨点打在脸上、头上，等到渾身都湿了，他才慢慢地苏醒过来，这个时候已經下午两点多钟。他爱人正在家里发急，啥道理还不回来，会不会出事了？一直到下午三点钟，才看见甘祖昌將軍背着粪筐慢慢地走回来。“你怎么象个孩子，不晓得時間，大家都在等你！”“你們怕我给狼吃掉？不会的，我死不了。刚才我碰到一个县里的干部談得忘記了時間。”全珍看了看他的脸，怎么有些发白？再看看他一身都是泥浆：“啊呀！不要瞞我了，是昏倒在山上了吧？”“不要响了，为了完成任务，这不算啥！”甘祖昌將軍就是这样忘我地劳动，三个月

全家积了三万多斤粪肥。他不单单帮队里解决缺肥问题，还拿出历年来省吃俭用积蓄起来的五千四百多元生活费，全部捐献给社里买肥料，买工具。社里的人个个称赞甘祖昌将军。正是：

旧社会，

带兵做官只为财，满载金银回家来；

买田造屋刮地皮，农民头上加重灾。

新社会，

将军卫国流血汗，回乡仍把农民干；

赤胆忠心为了党，巩固集体搞生产。

五、找 水

一九五九年秋天，气候特别干旱，整天的太阳晒得人“辣豁豁”。一个月不下雨，两个月不下雨，三个月不下雨，无论低田高田都给晒得干巴巴的，连后山的小水库也干了。队里的豌豆是非种不可了，但是地干得就是种不下去。怎么办呢？甘将军实在着急。有一天他急得没有办法，就老是在地里转。抬头看看太阳，热啊！看样子还是不会落雨。低头看看田地，干啊！没有水庄稼种不下去。就这样下去吗？不，不行，非想个办法出来不可！他想啊，想啊，就在田埂旁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。他正要拿出旱烟袋来抽烟，忽然又把手缩了回来，站起来直盯着石头在想。想啥？常言道：“有山必有水。”沿背村周围